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稗類鈔 帝德類

皇上日閱實錄 列聖於每早盥沐後，即閱先朝實錄一卷，自巡狩齋戒外，日以為常，寒暑不間。書皆收存內閣大庫，每前一日，中書啟鑰取書，用黃綾袱包裹，盛以冉木匣，次早同奏章送入。

開國方略

天命丙寅，設八旗大臣。天聰戊辰，定文館職司；辛未，設六部；壬申，定城守官三年考察之例；甲戌，定八旗職官名；乙亥，更定內三院。崇德丙子，定內院官制，設都察院；丁丑，設八旗議政大臣；戊寅，設理藩院，定部院制；癸未，設禮部蒙古理事官。此為澄敘官儀之始。

太祖乙卯年，定八旗軍制。天聰己巳三月，定軍例於外藩；八月，定行軍賞罰例，辛未，定出征軍制。崇德癸未，定軍律。此為整敕戎行之始。天命庚申六月，設納言之木於門外。天聰辛未，令貝勒大臣直言盡諫。此為下詔求言之始。天命丁巳，令詳慎訟獄。天聰乙亥，禁徇私枉斷。崇德庚辰，肆赦。此為明刑弼教之始。

太祖乙卯年，令群臣舉賢才；庚申，令貝勒大臣子弟就學三年，授舉人生員官階，優免丁役。此為興賢勸學之始。

天聰壬申，行新定朝儀。崇德丙子，行太廟薦新禮；戊寅，諭禮部申明禁令；癸未，定內外相見禮。此為班朝肅廟之始。

太祖甲寅年，令國人屯田曠土。天聰乙亥，禁濫役妨農。崇德丙子，禁屯積米穀令及時耕種；丁丑，令各屯堡及時勸農。此為重農貴粟之始。

天聰丁卯，發帑賑饑；戊辰，發帑資民嫁娶。崇德丁丑，諭貸粟資民；辛巳，以歲歉諭行備荒事例。此為孚民生之始。

天命癸亥，勸群臣勤職；丙寅，勸諸貝勒毋習逸樂。崇德丁丑，諭諸大臣勤修國政；壬午，諭諸王貝勒勤修政事。此為誠諭臣工之始。

太祖敷教明刑

太祖自天命元年丙辰建元以後，益勤勞國政，靡間晝夜。每五日一視朝，焚香告天，宣讀古來嘉言懿行及成敗興廢所由，訓誡國人，以議政五大臣參決機密，以理事大臣分任庶務。國人有訴訟，先由理事大臣聽斷，仍告之議政大臣，覆加審問，然後言於諸貝勒，眾議既定，猶恐或有冤抑，令訟者跪上前，更詳問之，明核是非，故臣下不敢欺隱，民情皆得上達，國內大治。

太宗用洪文襄

松山既破，擒洪文襄公承疇歸，洪感明帝之遇，誓死不屈。太宗命諸文臣勸勉，洪不答，益厚遇之，解貂裘以賜。久之，洪歎曰：「真命世之主也。」因請降。太宗大悅，即日賞賚無算，陳百戲以賀。諸將皆不悅，曰：「洪一羈囚，上何待之重也？」太宗曰：「吾憐櫛風沐雨者，欲何為？」眾曰：「欲得中原耳。」太宗笑曰：「譬諸瞽者獲一前導，安得不賀也。」眾乃服。

世祖韜晦

當睿親王多爾袞攝政時，世祖深自韜晦，遨嬉漁獵鄙事，無不為之，攝政王安意無猜，得以善全，蓋自沖齡善於用晦如此。

世祖優待前明

世祖既登極，對於有明官吏人民優加待遇，約舉之有數端。一、為明思宗暨后妃發喪成禮，自長陵以下四陵，皆設官守之。一、明官吏降附者各予升級，仍令視事，朱姓諸王亦仍其爵。一、明之職官紳士曾殉國難者給予謚法及優卹諸典。一、被斥官吏非犯賊者，及士為清望所歸並隱居山林而才德可稱者，皆徵辟錄用。一、蹂躪之後，有鰥寡孤獨及乞丐街市者，皆給糧養之。一、正額之外一切加派，如遼餉、練餉、剿餉諸名目盡行蠲免。明季廠、衛之弊政亦一律除之。一、官制衣服暫用明制。

世祖下薙髮令

世祖初登極，以其時明弘光方稱帝於江寧，故未強國人以一律薙髮，曾下令曰：「予因前歸順之民無所分別，故令其薙髮以別順逆。今聞甚拂民願，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。自茲以後，天下臣民照舊束髮，悉聽其便。」越一年，南方大定，乃下薙髮之令，其略曰：「向來薙髮之令不急，姑聽自便者，欲俟天下大定，始行此事，朕已籌之熟矣。君猶父也，民猶子也，父子一體豈可違異？若不歸一，不幾為異國人乎？自今以後，京城限旬日，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，亦限旬日，盡行薙髮。若規避惜髮，巧辭爭辨，決不輕貸。」時有「留頭不留髮，留髮不留頭」之語，縣官令薙匠負擔行市，見蓄髮者執而薙之，違即被殺，懸其頭於擔上之竿以示眾。

世祖勤政

大兵入關時，明臣迎降，睿親王權宜任之，故勝國弊政未盡釐正。世祖勤政後，任法嚴肅，凡大臣專擅，如陳名夏、譚泰、陳之遴、劉正宗輩，無不立正典刑，故夙弊盡革。

世祖閱明孝宗實錄

世祖幸南苑別殿，夜半，閱明孝宗實錄，有召對兵部尚書劉大夏、都御史戴珊事，心喜曰：「朕所用何遽不若珊、大夏。」明日，宣梁尚書清標及魏文毅詣行幄備顧問。

聖祖願天下治安

聖祖八齡踐阼，太皇太后問帝何欲，帝曰：「子臣無他欲，惟願天下治安，民生樂業，共享太平之福而已。」康熙庚寅蠲租諭旨，猶述及之。

聖祖憫三等人

聖祖嘗諭閣臣曰：「天下黎元皆朕赤子，朕最憫念者有三等人：一讀書寒士，一饑寒窮民，一無知犯法之人。」

聖祖書三藩河務漕運三大事於宮柱

聖祖初親政，以三藩、河務、漕運為三大事，夙夜廬念，爰親書大略，懸之宮中柱上。康熙壬申，諭旨述及之，猶云至今尚存。

聖祖勉諭臣僚

康熙癸丑，聖祖御弘德殿，講官進講畢，諭曰：「從來民生不遂，由於吏治不清。長吏賢，則百姓自安矣。天下善事，俱分所當為，近見有寸長片善，便自矜誇，是好名也。」又曰：「君臣一心圖治，天下不患不治，此等光景，未易多得。朕與諸臣，何可不交勉之。」熊文端公賜履奏曰：「為政在得人，故用舍黜陟，人主之大權，最當審量者也。」上曰：「知人難，用人不易，政治之道，全關於此，朕即欲不盡心，不可得也。」

聖祖愛惜士卒

國初定鼎未久，而遭三藩之亂，八旗士卒多爭先用命，效死疆場，丁口遂至稀少。聖祖念之，嘗慨然曰：「吾二□年之久始得一獲滿洲士卒之用，何可不厚恤也。」故時加賞恤，且為之代償債務。以是滿洲士卒皆感之，凡有征討，爭致死焉。

聖祖知崇正學

聖祖駕幸曲阜，親謁孔林，謁孔廟，留御前曲蓋於大成殿，崇正學也。

聖祖留心書本之諭

張清恪公伯行生長河壩，熟諳水性，嘗面奏河務事宜，聖祖偶有詰問，即袖出地圖，口講指畫。時兵部侍郎牛鈕在側，斥之

曰：「伯行書生，但據紙上陳言妄奏耳！」上曰：「畢竟是他留心，即書本亦是他看過，爾等誰留心者。」

聖祖論居官不善之報

康熙時，年羹堯撫蜀，瀕行，陛辭，聖祖諭以「漢軍督撫如張長庚、白如梅、屈盡美、韓世琦等，皆以貪黷致富，五十年來，子孫零落殆盡，是可見居官不善之報也」。

曾國藩之論聖祖

曾國藩嘗曰：「六祖一宗，集大成於康熙，雍、乾以降，英賢輩出，皆沐聖祖之教。」又謂：「緝熙典學，日有孜孜，上而天象、地輿、曆算、音律、考禮、行師、刑律、農曹，下而射御、醫藥、奇門、壬遁、滿蒙西域外洋文字，無一不通，且無一不創新法，啟津塗也。」

世宗資助書生

世宗為皇子時，好微行，嘗游杭州，出湧金門見一書生賣字，頗精八法，即命其書一聯，中有「秋」字，易火於左，世宗曰：「得毋誤否？」書生條舉名帖為辨。世宗曰：「若曷不效舉子生活，乃賣字乎？」書生自云：「嘗舉孝廉，貧不能給妻子，賣字求活，安望富貴。」世宗出囊中馬蹄金數笏，曰：「吾賈有贏，不如資若求功名，得志毋相忘耳。」書生謝受之。即上公車，連捷翰林。時世宗已踐祚，一日，睹其名，憶是書生，即召入，書一「和」字，易口於左，詢之，書生言為鵠體，上笑不答。翌日，使奉詔詣浙江巡撫，受詔發觀，乃命其仍向湧金門賣字三年，再來供職，書生始悟。

世宗不喜諂諛

世宗不喜諂諛之言，有所聞必斥之。雍正丁未正月，太常寺卿鄒汝魯進《河清頌》，中有「舊染維新，風移俗易」語，大怒，諭交九卿公同嚴審，定擬具奏。尋刑部請照律擬絞立決，得旨，著革職從寬免死，發往湖廣荊州府沿江堤岸工程處效力贖罪。

世宗慎於建儲

世宗性雄猜，自以奪嫡踐位，恐兆爭端，乃於即位後御乾清宮，召王大臣入，諭以「建儲一事，必須詳慎。聖祖既將大事付託朕躬，朕身為宗社之主，不得不早為計。今親寫密封，存之匣內，置乾清宮世祖御書「正大光明」匾額之後宮中最高處，以備不虞，永為定例。」諸臣奏：「聖見周詳，臣等遵議。」乃令諸臣退，惟留總管事務大臣，親書應立皇子名，密封錦匣收貯。

世宗密訓李衛

李衛開藩滇中，世宗密諭之曰：「汝恃寵放縱，於督撫前粗率無禮，操守亦不能純，間有巧取，如此行為，大負倚任。嗣後亟宜謙恭持己，和平接物。」

世宗知崇正學

雍正庚戌九月，重建闕里文廟告成，黃瓦畫棟，悉仿宮殿制度，搏拊、干戚、尊俎、豆籩之器，頒自上方，世宗復以「崇敬正學」御書碑文勒石。禮部奏請遣官祭告，特詔皇五子承命以行。

世宗殊批諭旨

世宗慮本章或有漏洩，所有摺奏皆可封達上前，幾暇披覽，或秉燭至丙夜。所批輒萬言，洞徹窾要，後付刻者，祇□之三四，其未發者，收藏保和殿東西廡中。

世宗追斥揆敘

左都御史揆敘，本諱文端，雍正朝追削，並諭令於墓碑上改鐫「不忠不孝柔奸陰險揆敘之墓」。

高宗初政

高宗即位，承世宗嚴肅之後，以寬大為政，罷開墾、停捐納、重農桑、汰僧尼之詔累下，萬民歡悅，吳中謠有「乾隆寶，增壽考；乾隆錢，萬萬年」之語。

高宗不忘本

王大臣嘗從龍入關時，無不彎強善射，滿語純熟，居久之，多驕逸自安。高宗知其弊，凡射不中法者立加斥責，或命為賤役以辱之，鄉、會試，必先試弓馬合格，然後許入場，故勸舊子弟，熟習弓馬。金川、臺匪之役，如明亮、奎林皆以椒房世臣用命疆場，上嘗曰：「周以稼穡開基，國朝以弧矢定天下，何可一日廢武。」

高宗嚴辦偽稿案

乾隆王申，有偽作孫文定公嘉淦奏稿者，稿幾累萬言，指斥乘輿，遍詆大學士鄂爾泰、張廷玉、徐本，尚書訥親等，傳播遐邇。事聞，上震怒，飭各省窮治，久不得主名，復命尹繼善來京，隨同在京各大臣審辦，始訊出盧魯生、劉時達等會商捏造實情。奉上諭：「各省傳鈔偽稿一案，朕屢經降旨宣示中外，此等奸徒傳播流言，其誣謗朕躬者有無虛實，人所共見共知，不足置辯，而講張為幻，關係風俗人心者甚大，不可不力為整飭。乃各省督撫僅視為尋常案件，惟任屬員取供詳解，過堂一審，即為歸案了事，以致輾轉蔓延，久迷正線，各省就案完結情形，大略不過如此。而在江西為尤甚，即如施廷翰案之張三、施奕度，江西承審各官草率錯謬，及到江南亦不能審出實情，幾認為捏造正犯，經朕命軍機大臣等審明昭雪。而千總盧魯生在江西兩次到案，俱被狡辭脫漏，又經軍機大臣從解京之書辦段樹武、彭楚白等供詞互異之處，細加窮詰，始將千總盧魯生、守備劉時達傳稿情節逐層究出。比盧魯生、劉時達先後到京，朕督令諸臣虛心研鞫，反覆推求，始則借端支飾，繼則混指同寅，既不能推卸傳稿實情，又不能供出得稿來歷，詰問再四，即各委之伊子，忍心害理，莫此為甚。迨情竭詞窮，始得其會商捏造種種奸偽情節，並將偽稿條款，逐一默寫；及其造謀起意，於破案後，商同借線揆敘情由，一一吐露，矢口不移。當此光天化日之下，乃有此等魑魅魍魎，潛形逞偽，實出情理之外。今不待重刑，供情俱已確鑿，殆由奸徒罪大惡極，傳鈔貽累多人，好還之道，自無所逃耳。盧魯生、劉時達，著議政王大臣大學士九卿科道會同軍機大臣再行詳悉研鞫，定擬具奏。至督撫為封疆大吏，不特此等大逆之犯，即尋常案件，孰非民生休戚攸關！而養驕飾偽，妄自託為敵體，可乎？此案若查辦之始，即行竭力根究，自可早得正犯，乃粗率苟且，江西外謬於前，江南迷誤於後，均無所辭咎。江西近在同城，群衛弁騰口囂囂，毫無顧忌，串供借線，幾於漏網吞舟，厥罪較重於南省。解任巡撫鄂昌、按察使丁廷讓、知府戚振鸞，俱著革職拏問，交刑部治罪；總督尹繼善及派往江西同問之周承勃、高麟勳，俱著交部嚴加議處；錢度、朱奎揚等，尚與專委承辦者有間，俱著交部議處；至衛弁乃總漕專責，瑚寶亦不能辭責，亦著交部嚴察議奏。當日查辦之始，未知根源所在，須披葉尋枝，勢不得謂法不及眾畏難中止，以致顛預之事，朕猶恐拖累者眾，屢經密諭各省督撫，分別發落，以省拖延，即武弁大員曾經私看者，亦悉置不問。然在伊等食毛履土，見此大逆不道之詞，當為痛心疾首，譬聞人詈其父祖，轉樂為稱述，非逆子而何！然使非有首先捏造之人，則伊等亦無從傳閱，是傳閱者本有應得之罪，不可謂彼所愚弄，而朕則憫其無知，譬子雖不孝，父不忍不慈。今首犯既得，不妨曲宥，除在京人犯已予省釋外，著傳諭各省督撫，通行出示曉諭，無論已未發覺，概行從寬免究釋放。凡屬此案例應擬罪人眾，蒙朕格外寬宥，務宜痛自改悔，動尊君親上之天良，戒造言喜事之惡習，安靜守分，庶不致良苗化為稂莠，永受朕保全愛養之恩。夫讒說殄行，為聖世所不容，奸頑不除，則風俗人心何由而正？而吏治徇於因循，尤關治道，朕宵旰憂勤，與諸臣共相敦勉者，豈肯稍存姑息，致啟廢弛之漸。將此一併宣諭中外知之，欽此。」先是，御史書成不知大義所在，恐株連者多，奏請罷查辦。上以書成身為言官，不能備悉原委，遠方傳說更難保其必無浮議，褫其職。

高宗雪睿親王冤

大兵入關，睿親王方攝政，薨後，議罪革爵。饒餘郡王阿巴泰父子略定河北，征討吳三桂，累功封安親王，以後嗣依附廉親王允禩，世宗特斥其封。高宗夙知二王功高，於乾隆戊戌，特復睿王封爵，令其五世孫淳穎襲封，並命配享太廟；安王嗣封輔國公，以承其祀。

高宗書無逸以自警

高宗於勤政殿晨間御書《無逸》一篇以自警，凡別館離宮聽政處，皆顏「勤政」二字，燕居遊覽，無不以蒞政為務。後暮年少寢，乃默誦「無逸七嗚呼」以靜心。

高宗崇獎風雅

高宗幾餘覽古，篤嗜過於儒素。乾隆間，詔建七閣，用天一閣之式，內廷齋額，采知不足之名，范、鮑兩家均榮荷賜書，疊邀天藻也。

高宗邃於音律

高宗邃於音律，凡樂工進御鈞天法曲，時換新聲，每盼晴，則令奏月殿雲開之曲。

高宗斥世臣詩稿

高宗駐蹕盛京，祇謁陵寢，以祭器潦草錯誤，革盛京禮部侍郎世臣職。又以世臣詩藁有「霜侵鬢朽歎途窮」之句，諭謂：「卿賦崇階，有何窮途之歎！彼自擬蘇軾之謫黃州，以彼其才其學，與軾執鞭，將唾而箠之。」世臣詩又有云「秋色招人懶上朝」，諭謂：「寅清重秩，自應夙夜靖共，乃以疏懶鳴高，何以為庶寮表率。」詩又云：「半輪明月西沈夜，應照長安爾我家。」諭以「盛京為豐沛舊鄉，世臣不應忘卻」。嚴旨斥責，即令滿員官盛京者各書一通，懸之公署。

高宗愛民

高宗憂勤稼穡，每歲分命大吏報告水旱，地方偶有偏災，即特旨開倉蠲租稅，六□年如一日。甘肅大吏以冒賑致罪，後甘省復災，近臣有以前事言者，上曰：「朕寧使官冒賑，不使民枵腹也。」後諸詞臣有以御製詩錄為簡冊進者，朱珪祇錄上紀詠水旱豐歉之作，名《孚惠全書》以進，上大嘉，賜以詩扇，告近臣曰：「儒者之為，固不同於眾也。」

高宗臨政之年

高宗內禪，聖壽八□有六，御製詩《五過堯村城》一首，注云：「昨歲讀蘇東坡書傳堯咨岳事，時年八□六，計予歸政年正與堯相同，實為厚幸。」

高宗內禪

乾隆乙卯九月，高宗御勤政殿，召皇子、皇孫暨王公大臣入，宣示恩命，立皇□五子嘉親王為皇太子，以明年丙辰為嘉慶元年，所有冊立典禮一切虛文不必舉行，至明年歸政嗣皇帝儀文，著軍機大臣會同各衙門條議以聞。又諭：「朕歸政後，應用喜字第一號玉寶，鐫刻『太上皇帝之寶』玉冊，即將御製『□全老人之寶』說鐫刻，作為太上皇帝寶冊。」旋軍機大臣奏，丙辰舉行傳位大典，應行遵辦事宜議定呈覽：一、丙辰年歸政，嗣皇帝登極頒發詔書，鈐用太上皇帝之寶，次用皇帝之寶；一、太上皇帝諭旨，稱為敕旨；一、太上皇帝仍稱朕字；一、丙辰年太上皇帝及嗣皇帝起居注，交該衙門敬謹分纂；一、題奏行文，遇天祖等字高四格，太上皇帝高三格，嗣皇帝高二格擡寫；一、恭逢太上皇帝慶節稱萬壽，嗣皇帝慶節稱萬壽；一、恭逢太上皇帝萬壽慶節及元旦冬至賀表，嗣皇帝萬壽慶節及元旦冬至賀表，均由內閣撰擬表式；一、丙辰年恭進列祖列宗實錄，交內閣照例按期嗣皇帝前恭進；一、凡大祀由各衙門具題，嗣皇帝親臨行禮；一、經筵耕籍大典及大閱傳臚各典，屆期由各衙門奏請嗣皇帝舉行；一、太上皇帝、嗣皇帝慶節令辰及掖輦巡幸地方，內外大臣慶賀請安摺，俱繕備二分呈進；一、外廷筵宴，由各衙門照例奏請嗣皇帝奉太上皇帝親臨宴坐，嗣皇帝侍坐，一切儀注，臨時具奏；一、御門聽政，嗣皇帝拆本示期遵辦；一、鄉會試朝考散館及一切考試題目，由該衙門照例奏請嗣皇帝命題；一、嗣皇帝御極後，應請太上皇帝敕旨冊立皇后；一、丙辰元旦奉先殿堂子行禮，在未傳位以前，皇太子隨皇上行禮；一、陸見文武大臣及道府以上，具摺恭請太上皇帝、嗣皇帝恩訓；一、丙辰新正遞丹書克，仍奏太上皇帝詞句，且有賀六□年國慶之事，仍應於太上皇帝前恭遞。

仁宗信任李忠毅

嘉慶初，李忠毅公長庚勦除洋匪，屢啟蔡牽於浙洋，以閩師掣肘，牽尚游弋海上。上聞，逮治督臣，而代者入閩中，乃文武各官疏參忠毅逗留捏報斬獲，諭密詢浙撫清安泰。賴清力陳忠毅勦賊之勇，海戰情形之難，仁宗委任忠毅由是益篤。當時賊中謠有「不怕千萬兵，只怕李長庚」之語，亦達天聽。

仙鶴齡因賀表獲咎於仁宗

嘉慶丁卯，以誕育皇長孫，中外大臣皆具摺陳賀，疊奉嚴諭斥責。提督仙鶴齡摺中至有「誕降重熙，承華少海。玉質龍姿，前星拱極。本支百世，派衍東宮」諸語，上益震怒，將仙鶴齡及擬稿之營書郭裕昆，改擬之幕友石先幾先後降旨褫職，治罪有差。

仁宗斥姚祖同刻薄

嘉慶丁丑，萬壽恩詔，普免天下積欠錢糧，各省權騰，爭造冊送戶部。安徽民欠三百萬，而鳳陽一府尤多，巡撫康紹鏞閱冊已定，未及奏，遷去。繼之者為姚祖同，疑民欠不實，行令諸道府大為覈減，屬吏震其威，勒令諸州縣減造□分之四，以其欠數虛報存庫，州縣苦之，勢洶洶將上聞。姚先奏以為官吏欺侵，造冊不實，請展限覈減。硃批云：「損上益下，朕之願也。存心刻薄，有傷政體。」姚大慙，六百里行文，以原冊上。

仁宗以莊敬日彊健行不息二語分鑄寶璽

嘉慶己卯，仁宗聖壽六□，命以「莊敬日彊」、「健行不息」二語分鑄寶璽。

仁宗敬禮楊懌曾

皖楊懌曾，嘉慶時官翰林，受知仁宗，為大理卿最久，開府楚北，風骨錚然。嘗召對，值盛暑，掀簾見上搖扇揮汗，入跪，上以扇置座右，不復用，詢事甚詳，良久熱甚，上汗出如雨，卒不用扇，又久乃出，楊亦溼透紗袍矣。

仁宗留意微員

嘉慶中，兵馬司指揮謝煦以同知外用，初選登州，上以其地簡，特寄諭撫臣，於兗沂曹一帶對調，遂改兗州。蓋謝任中城時，曾以緝捕出力，蒙賞戴翎枝，故上猶識之也。

仁宗責臣工詩

嘉慶川楚之亂，仁宗憂甚，作詩以責臣工曰：「內外諸臣盡紫袍，何人肯與朕分勞。玉杯飲盡千家血，銀燭燒殘百姓膏。天淚落時人淚落，歌聲高處哭聲高。平居漫說君恩重，辜負君恩是爾曹。」

仁宗命移鷹狗處

鷹狗處向在東華門內長街，設總統二人，以侍衛兼之，豢養鷹狗，備蒐獵之用。其牧人皆以世家子弟充之，許其蟒袍緯帽，為執事用品之最高者。嘉慶壬戌，仁宗以非急務，命遷於東安門內長房。

宣宗遣妃

宣宗勤於政事，披覽章奏常至夜分，某日，有寵妃取而裂之，翌晨遣出，然亦不加以他罪也。

文宗雪林則徐冤

道光末葉，穆彰阿為滿首揆，掌機務，實主五口通商之約。鴉片之為害甚大，世人無不知之，宣宗於林則徐之焚燬鴉片，亦念其忠，特以穆作梗，故林不免於罪而言和。道光壬寅，大學士王鼎方自河東查勘回，聞和議，痛戰哭了爭之，不能得，以憂死。其病劇時，召門下士至臥榻前，伏枕流涕，授遺摺數千言，力排和議之非，卒為穆所尼，不得上。王歿，祁雋藻亦力爭，然雋藻在軍機為後進，且漢大臣不能決事，故穆愈得志。已而白門和議成，宣宗退朝，負手行偏殿，互一日夜未嘗息，內侍但聞太息聲，漏下五鼓，旋入殿，以硃筆草一紙，封緘甚固。時宮門未啟，命內侍持往樞廷，戒之曰：「但與穆彰阿，毋為雋藻知。」蓋即論議和諸臣

於和約畫押之廷寄也。意穆於是時，必布危言聳論挾制宣宗者。及文宗嗣位，頒示騰黃，為林則徐雪冤，而著穆彰阿之罪。

咸豐季年三奸伏誅

怡親王載垣、鄭親王端華皆於咸豐初年襲爵，官宗人府宗正，領侍衛內大臣。而端華同母弟肅順，方為戶部郎中，好狹邪游，惟酒食鷹犬是務。乙卯夏，官軍既克馮官屯，剿滅粵寇之北犯者，垣、端漸以聲色惑聖聰，薦肅供奉內廷，善迎合上旨。上稍與論天下事，三奸盤結，同干大政，而軍機處之權漸移，軍機大臣皆拱手聽命而已。惟軍機大臣大學士柏葰，資望既深，性頗鯁直，不甚遷就，三奸畏而惡之。戊午科場之獄，置柏大辟，於是朝臣震悚，權勢益張矣。肅又借鑄錢局一事興大獄，戶部司員皆褫職逮問，京師自搢紳以至商店，被其株累破家者甚多，皆怨肅次骨，肅恃寵而驕。時周祖培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，而肅亦為戶部尚書，同坐堂皇判牘。

一日，周已畫諾，肅佯問曰：「是誰之諾也？」

司員曰：「周中堂之諾也。」

肅罵曰：「唉！若輩憤憤者流，但能多食長安米耳，焉知公事！」

因將司員擬稿盡加紅勒帛焉，並加紅勒帛於周諾上，累次如此，周弗敢校也。諸大臣受其侵侮，而唯諾維謹，大學士翁心存引疾乞退以避之。庚申七月，英、法兵船犯大沽，陷東西礮臺，入天津，逼通州，焚圓明園，肅方以協辦大學士兼步軍統領，與載垣、端華同勸文宗巡幸熱河，導上娛情聲色，實為希寵攬權之計也。迨和議成，英、法兵退至天津，留京王大臣疏請回蹕，上將從之，為三奸所忌，屢下詔改行期。辛酉秋七月，上不豫；□六日，上疾大漸，召載垣等及軍機大臣至御榻前，受遺詔，立皇太子，是日辰刻，文宗崩。三奸輒矯遺詔，與御前大臣額駙景壽、軍機大臣兵部尚書穆蔭、吏部左侍郎匡源、署禮部右侍郎杜翰、太僕寺少卿焦佑瀛等共八人，自署為贊襄政務王大臣，又擅遏禁留京王大臣恭親王等不得奔喪。自是詔旨皆出三奸之意，口授軍機處行之。

八月□日，御史董元醇疏言：「皇上沖齡，未能親政。天步方艱，軍國事重。暫請皇太后垂簾聽決，並派近支親王一二人輔政，以繫人心。」三奸不悅。

明日，上奉皇太后召見贊襄王大臣，命即照董元醇所奏行，三奸抗論，以為不可，退復以本朝無太后垂簾故事，令軍機處調旨駁還。然恭王遂於此時奔赴熱河，叩謁梓宮，端等頗不以近支視之，且以其不足畏也。兩宮皇太后欲召見恭王，三奸力阻之，侍郎杜翰昌言於眾，謂：「叔嫂當避嫌，且先帝賓天，皇太后居喪，尤不宜召見親王。」

肅拊掌稱善，曰：「是真不愧杜文正子矣。」

然究迫於公論，而太后召見恭王之意亦甚決，太監傳旨出宮，恭王乃請端同進見，端目視肅，肅笑曰：「老六，汝與兩宮叔嫂耳，何必我輩陪哉。」王乃獨進見。兩宮泣道三奸之侵侮，因密商誅之，並召鴻臚寺少卿曹毓瑛，密擬拿問各旨，以備到京即發，三奸不知也。次日，王兼程回京，無一人知者。先是，垣等自陳職事殷繁，實難兼顧，意在彰其勞動，詔即罷其所管火器健銳營，外示優禮，實奪其兵柄也。兩宮俟恭王行後，即下回鑾之旨，三奸力阻之，謂：「皇上一孺子耳，京師何等空虛，如必欲回鑾，臣等不敢贊一辭。」兩宮曰：「回京後設有意外，不與汝等相干。」立命備車駕。三奸又力阻，兩宮不允。乃議以九月二□三日，派肅護送梓宮回京。上恭送登輿後，先奉兩宮問道旋蹕，垣、端皆扈從。於是大學士賈楨、周祖培、戶部尚書沈兆霖、刑部尚書趙光合疏稱：「我朝聖聖相承，從無太后垂簾聽政之典，前因御史董元醇條奏，特降諭旨甚晰，臣等復有何議。惟是權不可下移，移則日替；禮不可稍渝，渝則弊生。我皇上沖齡踐祚，欽奉先帝遺命，派怡親王載垣等八人贊襄政務，兩月以來，用人行政，皆經該王大臣等議定諭旨，每有明發，均用御賞『同道堂』圖章，共見共聞，內外皆相欽奉。臣等尋繹『贊襄』二字之義，乃佐助而非主持也。若事無鉅細，皆憑該王大臣之意先行議定，然後進呈皇上一覽而行，是名為佐助，而實則主持，日久相因，能無後患！今日之贊襄大臣，即昔日之軍機大臣，向來軍機大臣事事先奉諭旨辨駁可否悉經欽定，始行擬旨進呈，其有不合聖意者，硃筆改正，此太阿之柄不可假人之義也。為今之計，正宜皇太后數宮中之德化，操出治之威權，使臣工有所稟承，不居垂簾之虛名，而收聽政之實效。我皇上聰明天資，正宜涵泳詩書，不數年即可親政。而此數年間，外而賊匪未平，內而奸人逼處，何以拯時艱？何以飭法度？固結人心，最為緊要。儻大權無所專屬，以致人心驚疑，是則目前大可憂者。至皇太后召見臣工禮節及一切辦事章程，仍循向來軍機大臣承旨舊制，或應量為變通，擬求敕下群臣會議具奏，請旨酌定，以示遵守，庶行政可免流弊，而中外人心益深悅服矣。」會欽差大臣侍郎勝保亦奏請簡近支親王輔政，以防權姦之專擅。

□月朔，車駕至京師，將至之日，諸大臣皆循例郊迎，兩宮對大臣涕泣，縷述三奸欺藐之狀，祖培奏曰：「何不重治其罪？」

皇太后曰：「彼為贊襄王大臣，可徑予治罪乎？」

祖培對曰：「皇太后可降旨，先令解任，再予拿問。」

太后曰：「善。」

乃詔解贊襄王大臣八人之任，以恭王奕訢為議政王，垂簾典禮，令在廷大小臣工集議以聞。先召見議政王大臣，上南面稍東席地坐，兩宮亦南面坐稍北，皇太后面諭三奸跋扈諸不法狀，且泣下。

上顧曰：「阿爾女，奴輩如此負恩，即斫頭可也，請勿悲。」

遂與王大臣密定計，即另派大學士桂良，文祥等人朝待命，垣等已先至，尚未知解任之信。蓋三奸解任之旨及召見王大臣等，已在初一日申酉間特命辦事處勿知會怡，鄭二王，故皆不知也，然已微有所聞矣。見恭王等則大言曰：「外廷臣子何得擅入？」王答以有詔。復以不應召見呵止王，王遜謝，卻立宮門外。俄詔下，命恭王將載垣、端華、肅順革去爵職，拿交宗人府，會同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嚴行議罪。

王捧詔宣示，載垣、端華同厲聲曰：「我輩尚未入，詔從何來！」

王命擒出。

復呵曰：「誰敢者！」

已有侍衛數人來前，褫二人冠帶，擁出隆宗門。尚顧索局輿及從人，或告已驅散矣。遂踉蹌擁見，肅方擁二妾臥於牀，遂械

至，亦繫宗人府。肅瞋目叱垣，端曰：「若早從吾言，何至有今日！」

二人曰：「事已至此，復何言？」

垣亦咎端曰：「吾之罪名，皆聽汝言成之。」

故論者謂三奸之罪肅尤甚，垣次之，端又次之。廷議既上，請均照大逆例，凌遲處死。初六日，詔曰：「載垣、端華、肅順朋比為奸，專權跋扈，種種情形，均經明降諭旨宣示中外。至載垣、端華、肅順，於七月□七日皇考升遐，即以贊襄王大臣自居，實則我皇考彌留之際，但面諭載垣等立朕為皇太子，并無令其贊襄政務之諭。載垣等乃造作贊襄名目，諸事并不請旨，擅自主持，兩宮皇太后面諭之事，亦敢違阻不行。御史董元醇條奏皇太后垂簾事宜，載垣等非獨擅改諭旨，並於召對時有『伊等係贊襄朕躬，不能聽命於皇太后，伊等請皇太后看摺，亦屬餘多』之語，當面咆哮，目無君上，情形不一而足。且屢言親王等不可召見，意在離間。此載垣、端華、肅順之罪狀也。肅順擅坐御位，於進內廷當差時，出入自由，目無法紀，擅用行宮內御用器物，於傳取應用物件，抗違不遵。並自請分見兩宮皇太后，於召對時，辭氣之間互相抑揚，意在構釁。此又肅順之罪狀也。一切罪狀，均經母后皇太后、聖母皇太后面諭議政王、軍機大臣，逐條開列，傳知會議王大臣等知悉。茲據該王大臣等按律擬罪，將載垣等凌遲處死，當即召見議政王奕訢、軍機大臣戶部左侍郎文祥、右侍郎寶璣、鴻臚寺少卿曹毓瑛、惠親王、惇親王奕誼、醇郡王奕譞、鍾郡王奕詝、孚郡王奕謨、睿親王仁壽、大學士賈楨、周祖培、刑部尚書綿森，面詢以載垣等罪名，有無一線可原。茲據該大臣等僉稱『載垣、

端華、肅順跋扈不臣，均屬罪大惡極，國法無可寬宥，並無異辭。朕念載垣等均屬宗室，以身罹重罪，應悉棄市，能無淚下。惟載垣等前後一切專權跋扈情形，謀危社稷，是皆列祖列宗之罪人，非獨欺陵朕躬為有罪也。在載垣等未嘗不自恃為顧命大臣，縱使作惡多端，定邀寬典，豈知贊襄政務，皇考實無此論，若不重治其罪，何以仰副皇考付託之重，亦何以飭法紀而示萬世？即照該王大臣等所擬，均即凌遲處死，實屬情罪相當。惟國家本有議親議貴之條，尚可量從末減，姑於萬無可寬貸之中，免其肆市，載垣、端華均著加恩賜令自盡，即派肅親王華封、刑部尚書綿森迅即前往宗人府空室傳旨，令其自盡。此為國體起見，非朕之有私於載垣、端華也。至肅順之悖逆狂謬，較載垣等尤甚，亟應凌遲處死，以伸國法而快人心。惟朕心究有所未忍，著加恩改為斬立決，即派睿親王仁壽、刑部右侍郎載齡前往監視行刑，以為大逆不道者戒。至景壽身為國戚，緘默不言；穆蔭、匡源、杜翰、焦佑瀛，於載垣等竊奪政柄不能力爭，均屬辜恩溺職，穆蔭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已久，班次在前，情節尤重。該王大臣等擬請將景壽、穆蔭、匡源、杜翰、焦佑瀛革職發往新疆效力，均屬罪有應得。惟以載垣等凶愆方張，受其箝制，實有難與爭衡之勢，其不能振作，尚有可原。御前大臣景壽即革職，仍留公爵並額駙品級，免其發遣；兵部尚書穆蔭即革職，改為發往軍臺效力贖罪；吏部左侍郎匡源、署禮部右侍郎杜翰、太僕寺少卿焦佑瀛均著即行革職，加恩免其發遣。欽此。」是日垣、端自縊，肅以科場、鈔票兩案無辜受害者尤多，都人士聞其將殺，交口稱快，其怨家皆駕車載酒，馳赴西市觀之。肅身肥面白，以大喪故，白袍布靴，反接置牛車上，過驛馬市大街，兒童驪呼曰：「肅順亦有今日乎！」或拾瓦礫泥土擲之，頃之，面目遂模糊不可辨云。將行刑，肅肆口大罵，又不肯跪，劊子以大鐵柄敲之，乃跪下，蓋兩脛已折矣，遂斬之。

少詹事許彭壽疏請治奸黨，詔曰：「前因許彭壽於拿問載垣、端華、肅順時，請查辦黨援，當令指出黨援諸人實跡。嗣據明白迴奏，形跡最著者，莫如吏部尚書陳孚恩；最密者，莫如侍郎劉琨、黃宗漢等；平日保舉之人，如侍郎成琦、德克津太、候補京堂富績，外間嘖有煩言。陳孚恩於上年七月，大行皇帝發下硃諭巡幸熱河是否可行，陳孚恩即有『竊負而逃，遵海濱而處』之語，意在迎合載垣等，當時會議諸臣，無不共見共聞。大行皇帝龍馭上賓，滿、漢大臣中惟令陳孚恩一人免赴行在，是該尚書為載垣等之心腹，即此可見。黃宗漢於本年春間前赴熱河，皇考召見時，即以危辭力阻回鑾。迨聞皇考梓宮有回京之信，該侍郎又以京城情形可慮，遍告於人，希冀阻止，其為迎合載垣等，眾所共知。以上二人，均屬一二品大員，聲名如此狼藉，品行如此卑污，若任其濫廁卿貳，何以表率僚屬？陳孚恩、黃宗漢均著革職永不敘用，以為大僚諂媚者戒。至侍郎劉琨、成琦、太僕寺少卿德克津太、候補京堂富績，與載垣等雖無交通實據，而或與往來較密，或由伊等保舉，或拜認師生，眾人耳目共見共聞，何能置之不議。劉琨、成琦、德克津太、富績均著即行革職。許彭壽糾劾各節，朕早有所聞，用特懲一儆百，期於力振頹靡。載垣、端華、肅順三人事權所屬，諸臣等何能與之絕無干涉，此後惟有以寬大為念，不咎既往。爾諸臣亦毋須再以查辦奸黨等事紛紛陳請，致啟訐告誣陷之風。惟當各勤厥職，爭自濯磨，守正不阿，毋蹈陳孚恩等惡習，朕實有厚望焉。」未幾，查鈔肅順家，得陳孚恩手書，有不臣語，乃復逮成伊犁。先是，載垣等擬進年號，曰祺祥，已頒憲矣，有言其意義重複者，遂置不用。初九日甲子昧爽，穆宗御正殿，即位，以明年為同治元年，上母后皇太后尊號曰慈安皇太后，聖母皇太后尊號曰慈禧皇太后，垂簾聽政。

文宗容納陸御史之直諫

咸豐季年，雛伶朱蓮芬善崑曲，能作小詩，工楷法，文宗嬖之，不時傳召。有陸御史者，亦狎之，因不得常見，遂直言極諫。文宗閱之，不加罪，大笑曰：「陸都老爺醋矣。」即批其摺云：「如狗啃骨，被人奪去，豈不恨哉。欽此。」浙撫王有齡之父為雲南昆明知縣，所用簽稿門丁，即兩江總督何桂清之父。有齡幼時讀書署中，桂清亦伴讀，聰穎異常，欲就試而無籍，乃占籍昆明，就試焉，遂補諸生，八歲入翰林。咸豐己未，督兩江，有齡時亦由鹽大使升至江蘇布政使矣。杭城陷，巡撫羅遵殿殉難，何薦有齡可勝任。摺初上，文宗硃批，連書「王有齡王有齡王有齡」九字；摺再上，批云：「爾但知有王有齡耳？」摺三上，言「有齡如負委任，請治臣濫保之罪」，於是遂簡有齡為浙撫。

德宗自述

德宗嘗語德菱女士云：「朕一生所處皆逆境，居嘗鬱鬱，且幼時體弱，讀書不多，而性好音樂。」又云：「朕惟欲求我國之強盛發達也，每聞各省偏災，輒憂形於色。」德菱且曾授德宗以批阿娜之華爾子簡調及英文。

德宗思得氣節之士

故事，廷試貢士，閱卷大臣擬前本進呈，候欽定，然後折彌封姓名宣布，往往如所擬名次，不更動也。光緒乙未殿試，德宗念國步多艱，思得氣節之士而用之，四川駱成驥名在第□，見其卷中有「主憂臣辱，主辱臣死」二語，大賞之，拔置第一。

德宗保全官官

德宗既親政，以頤和園為頤養母后之所，間日往請安，每日章疏上閱後，皆封送園中。丁酉年，憚毓鼎附片劾太監牛姓在外招權納賄，請嚴懲以符祖制。牛姓者，頤和園親近小閹也。帝示翁同龢曰：「此疏若為太后所見，言官禍且不測，朕當保全之。」乃撤去附片，僅以正摺呈園。

德宗戊戌新政

光緒戊戌正月六日，德宗以給事中高燾曾請設武備特科，因特諭飭軍機大臣會同兵部參酌中外兵制議奏。又諭：「貴州學政嚴修請設專科，所稱一為歲舉，一為特科，先特科，後歲舉。特科約六事：一內政，為考求方輿險要、郡國利病、民情風俗者；二外交，為考求各國政事、條約公法、律例章程者；三理財，為考求稅則、礦務、農功、商務者；四經武，為考求行軍布陣、管駕測量者；五格物，為考求中西算術、聲光化電者；六考工，為考求各物製造工作者。由三品以上京官及督撫學政各舉所知，無論已仕未仕，註明其專長，在保和殿試以策論，嚴定去取，評列等第，覆試後引見候擢，此為經濟特科。以後或□年或二□年一舉，不拘常例。歲舉則每屆鄉試年分，由學政調取新增算學、藝學各書院學堂高等生監，錄送鄉試，初場專門，次場時務，三場仍《四書》文。凡試者，名曰經濟科，中貢士者，亦一體覆試殿試朝考等語。飭總理衙門議奏。」四月二□八日，召見康有為、張元濟。五月初五日，諭：「自下科始，鄉、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，一律改試策論。」□六日，諭飭兩江總督劉坤一查明上海農學會章程，咨送總理衙門查核頒行，並編譯外洋農學諸書。□七日，諭飭獎賞各省士民若有新書及以新法製成新器果係足資民用者，所製之器，酌定年限，准其專利。有能獨力創建學堂、開闢地利、興造槍砲各廠，有裨於興國殖民之計者，著照軍功例給予特賞。二□九日，諭飭迅印馮桂芬《校邠廬抗議》千部，送軍機處。六月初一日，諭飭鄉、會試仍為三場，一場試中國史事論，二場試時務策各五道，三場試《四書》義二篇、《五經》義一篇。首場中額□倍錄取，二場三倍錄取，取者始准試次場，每場發榜一次，三場畢，如額取中。歲科試生童，先試經古一場，專以史論時務命題，正場試以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義各一篇。至詞章楷法，當先期降旨考試，偶一舉行，不為常例。嗣後一切考試，不得憑楷法之優劣為高下。七月初三日，諭飭嗣後殿試，即量為授職，停止朝考。初六日，諭准主事康有為所呈京師設立農工商總局，派直隸霸昌道端方、直隸候補道徐建寅、吳懋鼎等督理。□三日，諭准湖南巡撫陳寶箴奏保湖南候補道夏獻銘、黃炳離，前內閣學士陳寶琛，侍讀楊銳，禮部主事黃英采，刑部主事劉光第，廣東候補道楊樞、王秉恩，江蘇候補道歐陽霖、杜俞、柯逢時，江西候補道惲祖祁，湖北候補道徐家幹、薛華培、左孝同來京預備召見。□四日，諭飭詹事府、通政司、光祿寺、鴻臚寺、太僕寺、大理寺等衙門，歸併內閣及禮、兵、刑等部辦理。湖北、廣東、雲南三省巡撫並東河總督，一併裁撤，均著以總督兼巡撫事。河督即歸併河南巡撫，漕督及各省不辦運務之糧道，及向無鹽場僅管疏銷之鹽道，均著裁撤。各省同通佐貳等官無地方之責者，查明裁汰。又著將各局所冗員裁撤淨盡，並將分發捐納勞績人員，嚴加甄別，限一月辦竣。□六日，諭飭禮部尚書懷塔布、許應騷，侍郎堃岫、徐會澧、溥頊、曾廣漢交部議處，王照原呈留覽，以懷塔布等不為王照遞呈也。□九日，吏部議懷塔布等革職，王照賞三品頂戴，以四品京堂用。二□日，諭飭工部會同步軍統領衙門、五城街道廳，挑挖京城內外河道，修墊街巷，款由戶部籌撥。又諭內閣候補侍讀楊銳、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、內閣候補中書林旭、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賞四品卿

銜，在軍機章京上行走，參預新政事宜。二〇四日，諭准孫家鼐請設醫學堂，由大學堂兼轄。又諭准徐致靖酌置三、四、五、六品學士。又諭准主事蕭文昭請設各省茶務學堂、蠶桑學堂，著各督撫迅速籌辦。二〇七日，諭准黃思永籌款設辦速成學堂。又諭准都察院代奏四川舉人陳天錫所請，將大挑教職騰錄各項人員，於會試薦卷中挑取，及科甲候補人員，一體考差。又諭飭詳議中書祁永膺所奏各省教職改為中小學堂教習。又諭准刑部主事顧厚焜所請舉辦郵政分局。又諭著瑞洵於京師創設報館，繙譯新報。又諭飭各督撫查明四月二〇三日以後所關新政之諭旨，迅速刊刻謄黃，切實開導州縣教官詳切宣講。並飭令藩臬道府上書言事，毋得隱默顧忌，其州縣官應由督撫代遞，即由督撫將原封呈遞，此次諭旨並著懸掛督撫大堂，俾眾共觀。二〇八日，諭飭各省藩臬道府，凡有條陳，自行專摺具奏，毋庸由督撫代遞；至州縣等官言事者，即由督撫將原封呈遞；至士民有欲上書言事者，即由本省道府等隨時代奏。

德宗戊戌密諭

德宗曾有賜楊銳等密諭，文曰：「朕近來仰窺皇太后聖意，不願將法盡變，亦不欲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，而登用英勇通達之人，令其議政，以為恐失人心。雖經朕屢次降旨整飭，而並且有隨時幾諫之事，但聖意堅定，終恐無濟於事。即如〇九日之硃諭，皇太后已以為過重，故不得不徐圖之，此近來實在為難之情形也。朕亦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？至於阽危，皆由此輩所誤，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，將舊法盡變，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，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。果使如此，則朕位且不能保，何況其他。今朕問汝，可有何良策，俾舊法可以全變，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，而登英勇通達之人，令其議政，使中國轉危為安，化弱為強，而又不致有拂聖意。爾等與林旭、譚嗣同、劉光第及諸同志等，妥速籌商，密繕封奏，由軍機大臣代遞，候朕熟思審處，再行辦理。朕實不勝〇分焦急翹盼之至。特諭。」是亦可見當時之束手無策，躊躇滿志也。

德宗欲開懋勤殿

懋勤殿在乾清宮西廊，屋五楹，為列聖燕居念典處。咸豐中，何秋濤主事以進《朔方備乘》，【原名《北徼彙編》，文宗賜今名。】詔在懋勤殿行走。同治後，殿久虛，惟南書房諸臣時就其中應制作書，以其與南齋毗連也。光緒戊戌六月，有意復古賓師之禮，將開懋勤殿，擇康有為、梁啟超、黃紹箕等八人待制，燕見賜坐，討論政事，聞者謂為二千年未有之盛舉，惜未及開而八月之變作矣。

德宗諭黃紹箕掄才

瑞安黃仲弢提學紹箕，初以湖北主考陞辭請訓，德宗諭之曰：「現在百姓困苦已極，皆朕不德所致，然卿輩亦不能辭咎，朝政非更張不可。卿此去，極宜留意掄才，為朕得可用之人。」

德宗聽講下淚

德宗讀書，翁同龢實傳之，一日，授讀「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」章，引史事數〇條，反覆講論。德宗為之下淚，曰：「女戎之禍，其中必有小人！」蓋指李蓮英也。翁復引明懷宗故事曰：「懷宗能知女子小人之難養，斥魏忠賢、客氏，而用人不專，終至失國。」語為李所聞，讒之於孝欽后，光緒戊戌遂有政變之禍。

德宗註論語

德宗好學，手不釋卷，光緒戊戌以前，每於經筵聽講《論語》時，遇有新義可以發明經語者，恒以片紙錄出，其後成帙，蕞藏正大光明殿扁額中。

德宗之記憶力

光緒己亥〇月，召見惲毓鼎，孝欽后語及豫省疏報雹災事而忘其縣名，顧德宗曰：「皇帝記為何處？」即應曰：「鞏縣也。」時馬家埠至永定門方新設電車，孝欽問及，復顧德宗曰：「此何國所為？」應曰：「德使海靖也。」以一循例報災之摺，數年前所興之工，猶留心不忘如此。

德宗親翁同龢

德宗沖齡典學，暱就翁同龢，或捋其髯，或以手入懷撫其乳，故常熟在書房二〇五年，最為上所親。嘗乞假回虞山省墓，雅不願其去，不得已，始允假一月。陸辭曰，堅與約曰：「下月今日，朕與師傅相見於此矣。」

德宗自奉儉約

德宗自奉極儉，某年，諭內務府大臣增某製一書案，諄囑勿尚華麗，但求適用。及案成而猶未加漆，即命進呈，問其值，以七白金對，怒曰：「一書案而糜款若是，汝輩積習何時始能革除耶！」又以足蹴其背而斥之曰：「混蛋！還不滾下去。」外間於是哄傳德宗性情乖張矣。

德宗羈縻董福祥之手詔

董福祥，字星五，甘肅固原州人，貧無資籍，以武健稱。同治初年陝甘回亂，董與同里沙三、張俊約為弟昆，沙以年長為首領，董次之，張又次之，集里中武勇少年得數〇人，保據一方，式遏寇亂，而恒分道往鄰縣，掠糧以自給。嗣張與沙不協，私與董謀，乃除沙三而由董統其眾，張副焉。迨左文襄督軍隴上，董、張率所部詣大軍，乞擊回自效，皆以爛習山川險要，且甘人耐勞苦，所向屢有功。復從劉錦棠出塞平新疆，別為一軍趨和闐，克之。和闐在崑崙旁，瀕於沙漠，風寒日薄，亦惟甘人能堪之。此董之建功之始，旋為新疆喀什噶爾提督。歲乙未，平甘肅河州回亂，授固原提督，入統武衛後軍。光緒庚子，八國聯軍入京師，董隨扈至西安，解兵歸里，陸辭曰，德宗出手詔界之，慰勉甚至，亦羈縻之策也。其詔曰：「上諭董福祥知悉，爾忠勇性成，英姿天挺，削平大難，功在西陲。近以國步艱難，事多掣肘，朝廷不得已之苦衷，諒爾自能曲體。現在朕方屈己以應變，爾亦當降志以待時，決不可以暫時屈抑，墮卻初心，他日國運中興，聽鼓響而思舊，不朽之功非爾又將誰屬也。尚其勉旃。」董捧詔感泣，遂終老邱園，沒齒無二，戊申春，病卒，年七〇矣。董有四妻，皆無所出，以猶子天純為嗣，早卒。二孫恭、溫。董形貌壯偉，性勁戇，善馭將，漢、回諸將皆奉命唯謹，董軍之名震於關西。家居惠安堡，在金積堡旁，【亂後於金積堡設廳治曰寧靈廳。】饒於財，嘗捐金三〇萬修靈夏渠，引黃河水以溉田，民利賴之。

德宗西狩瑣聞

德宗久制於孝欽后，光緒庚子拳亂之始，心非之而不敢言。及西狩，恒思援各省督撫以自助，勤王之師陝藩岑春暄最先，岑故先朝勳裔，頗重之，擢陝西巡撫。一日召入，叩頭畢，帝甫有言而孝欽適至，德宗色變，岑亦汗下流背，乃亂以他語而罷。

當西狩日，衣履敝垢，一日內侍進呈新襪，式劣，不悅。俄而孝欽至，問：「襪佳耶？」德宗曰：「然。」孝欽又曰：「差長否？」德宗曰：「然。」孝欽乃笑。

迴鑾計定，德宗命將新製二轎試坐，巡撫督夫舁入，德宗奉孝欽出，命內侍八人舉之，孝欽先坐以為適，乃命德宗坐。德宗見孝欽立於地，不敢坐，促之，德宗踟躕曰：「不敢。」孝欽笑曰：「汝略坐無妨。」乃作半跪式，略坐即下。

德宗抑鬱

光緒辛丑，德宗自西安迴鑾，見外患日逼，大局至危，宵旰憂勞，遂擾心疾，嘗以椅橫貫以竹，命兩小太監肩之而行。帝手持小銅器，以物觸之作聲，口中喃喃曰：「外國人如此鬧法，怎麼了，怎麼了！」且行且語，不意竹椅傾斜，踣於地，兩端皆伏地請罪，帝曰：「不干爾事。」一躍而起，狂奔入內。

最初兩后之垂簾也，德宗中坐，後蔽以紗幕，孝貞、孝欽則左右對坐，孝貞崩，孝欽獨坐於後，至光緒戊戌訓政，則孝欽與德宗並坐，若二君焉，臣工奏對，嘿不發言，有時太后肘使之言，不過一二語止矣。及幽於南海瀛臺，則三面皆水，隆冬冰堅結，常

攜小閹踏冰出，為門者所阻，於是有召匠鑿冰之舉。偶至一太監屋，几有書，取視之，《三國演義》也，閱數行，擲去，長嘆曰：「朕且不如漢獻帝也！」

德宗自晦

光緒甲午、乙未交，德宗頗信用長麟、汪鳴鑾言，一日三遷，悉由散秩而拔置卿貳，召對無虛日。二人造膝密陳，雖欲有所規畫，卒以出言不慎，為內監所訶知，【故事，召見在養心殿側一小書室，僅帝與被召見者二人而已，軍機侍值例須退出。】譖於孝欽，立罷二人職，諭中並有「跡近離間永不敘用」等語。嗣後母子之間始起猜嫌，而帝之一舉一動，乃無日不遣內監偵報矣。帝每日黎明，必往孝欽處請安，長跪宮門外，有時內監不為傳報，不命之起，即伏地不敢起。庚子變作，兩宮西狩，既就道，行在湫隘，聞孝欽聲輒長跪，以在宮日聞孝欽至，跪地以迎，久而習慣也。及抵西安，處分和約及軍國重要事，悉孝欽一人獨裁，間亦一詢帝，帝唯唯，不置可否也。居陝無事，日惟遣小閹嬉弄洋犬，以消永晝，蓋欲因以自污也。迴鑾未久，遂拘禁深宮矣。